

京

劇

退 婚

薛恩厚 魏晨旭著

第八種

大家戲曲叢書



上雜出版社

大家戲曲叢書



薛恩厚 魏晨旭著



馬彥祥主編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七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3000

退 婚

·大眾戲曲叢書·

著者 薛恩厚·魏星旭

主編者 馬彥祥

出版者 上海出版社

上海寧波路666號

漢口交通路 38號

長沙府正街 48號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編號.584 B.214 (12) P.112 32K

作者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各地劇團、戲院、如欲排演本劇、或改編為其他地方劇及電影劇本時，務須事先徵得作者同意（來函可由上雜出版社轉交）。此啓。

序大眾戲曲叢書

據最近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中的各地彙報，僅東北及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四個城市的統計，一九五〇年一年內以上各地編改的京劇和各種地方劇本，總數已達一千本以上，如就全國範圍來說，數字當更有可觀。儘管這數字中也包括着相當數量不成熟的、甚至有很多缺點的作品，但在這短短的一年間，能有這樣的收穫，就不能不說是豐收了。

由於大量的創作與改編的新劇本的產生與上演，舞台面目顯然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宣揚麻醉與恐嚇人民的、封建奴隸道德的、迷信的、以及奸淫毒殺的戲曲，基本上已經從舞台上肅清；在許多新的戲曲中，人民已經取得了主要地位而且獲得了發言權，這是中國舞台上前所未有的，這是戲曲革命的初步成果。

但是同時，我們却到處可以聽到「劇本荒」的呼聲，這是一個矛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矛盾呢？為什麼有了這許多的新劇本還會鬧劇本荒呢？我想各地的劇本不能互相交流應

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據不完全的統計，截至一九五〇年末為止，北京編改的新劇本約有百餘種，天津約有五十種，東北約有四百七十種，上海約有三百餘種，武漢約有一百十餘種，總數約在一千一百種以上，其中京劇佔四分之一，約有三百種左右。假如能將這三百種京劇彙集在一起，即使經過評選只剩了一百種，也應該足以應付任何一地的京劇的需要量的。地方劇的數量更多，應該更不成問題。目前的現象則是：北京的劇本到不了上海，漢口的劇本到不了天津，東北的劇本到不了關內，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各地的劇本都沒有出版的機會，同時我們也缺少專門的人和機構來擔任這一組織工作。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多方面地來集中各地曾經上演而有成效的劇本，大量刊印，互相交流。

「大眾戲曲叢書」就是基於這一要求來編刊的。這裏面所選的劇本包括京劇和各種地方劇，大都是曾經實驗演出獲得了觀眾定評的，或是雖未上演而我們認為可以推薦排演的。只是由於出版條件的限制，目前一時還很難大量地編印；初步，我們希望能做到有計劃地每月供應若干種。自然，這一點生產量距離我們的實際需要還是很遠的。

為了使這些劇本能更好地為廣大的觀眾服務，發揮其應有的教育作用，我們誠懇地期待着讀者、觀眾和演出的劇團隨時給予我們嚴正的批評與指導。

馬廉祥—一九五〇·一·一。

退 婚

目 錄

退婚	薛思厚	1
摘棉花	魏晨旭	55
關於摘棉花	魏晨旭	95

退 婚

地點：華北某農村。

時間：一九五〇年。

人物：根 九 二流子

根九娘

劉蘭婷 十七歲少女

蘭 母

女甲、乙、丙……

少 婦

民政助理員

區助理員

區 長

第一場

根娘 (上)唉!(不耐煩地)

(唱)鷄也吵來狗也叫，

驢兒也在發喪的嚎；

吵鬧得老身發急躁，

想起根九兒的事叫人好心焦。

(白)唉!我根九兒娘。老頭子除了種地甚麼也不會。身前只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叫根九，學名叫萬吉，今年十九歲啦。我們倆口子，眼看多半輩過去了，只有這條根，從小嬌生慣養，三歲上化六塊白洋與南莊劉家的閨女蘭婷訂下了姻緣，今年因為家裏沒人沒手兒的，打算擇個好日子給根九把媳婦娶過來，不想現在的人隨着年頭兒變啦，當父母的竟做不了閨女的主意。劉家的閨女說我們根九是二流打瓜，提出退

婚，哎唷！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再說，我們根九長的不敢說是像羅成，也得像呂布，憑那點也配得上她。哼！她忘了十年前她們家沒吃的，爹媽抱着她到我們這借錢；爲了救苦救難，才花六塊白洋訂了這門親事，要不然她還能活到今天？現在分了地啦，剛緩過秧兒來，就忘了那時候啦！……唉！根九也是不給我爭氣，成天價好閑串，擺樣子，什麼事都得我們老倆口子去幹。不，我用人使，這門親事絕不退。今天我帶着根九到劉家走一趟，叫他們看看我兒子那點配不上她。我就是這個主意。

(唱)世間惟有做老家的難，

顧了吃穿還顧後代香煙，
這門親事不能隨便散，
秋後就把親事完。
思前想後不怠慢，
叫聲根九快到娘前。

(白)根九，(出門喊)根九！(問鄰居)鎖他媽，我們根九在你們那嗎？

[內白：「剛由這出去。」]

根娘 (向另一家問)胡大嫂，我們萬吉在你們那裏麼？

[內白：「剛由這出去。」]

根娘 唉！真哪！這孩子，成天價跟沒綫的風箏似的，東溜溜西串串，真是不爭氣呀！(大喊)根九，根九！你可把娘

氣死嘍！

根九 (暗上唱) 劉二姐真風流，
一天三遍梳油頭；
四月四起了奶奶廟，
要到廟上游一遊。

根娘 唉！我那根九啊！

根九 (不耐煩地) 幹嘛？

根娘 不爭氣喲！

根九 (發急的) 我又怎麼了？

根娘 人家要跟你退婚哩！

根九 哼！退婚，說的好容易……媽，您着那急不是多餘嗎？
這親事退不退由我，就是退了就憑我還愁沒媳婦嗎？

根娘 孩子可別那麼說，這門親事要是退了，再說媳婦，可不是那樣容易的。

根九 怎麼？

根娘 怎麼？現在是講自由婚，像你這樣不爭氣，誰還嫁你呀？

根九 沒人嫁我？

根娘 得啦，反正這門親事不能退。走，給娘備上驢，你跟我到劉家去一趟，不管三七二十一，說好了咱們秋後就娶。

根九 得啦，我不去，到時候就娶媳婦，八字兒紅帖都在咱們手裏，還敢不叫咱抬人麼？

根娘 不！咱們還是好說好道。走！備上驢，跟我去！

根九（不耐煩地）噓！真他媽，拐子屁股斜了門啦！（備驢介）

根娘（唱）叫聲根九聽娘言，

從今以後學正篇；
劉家的女兒好勞動，
娶過門來繼香煙；
光景日子過圓滿，
我二老死後也心甘。
出門上了驢鞍韁，
我兒跟隨在後邊；
出得村來用目看，
綠葱葱的莊稼望無邊；
男女老幼都下了地。

根九（向地裏婦女發壞）

（接唱）張家的小妮子扭過頭來觀，（用手吹哨）

（唱）穿紅襪兒的調過臉來。

根娘 看你這孩子真不爭氣呀！

（唱）你當還是三歲樣，

大小伙子不學正莊；
從此後你要改改樣，
給我爭口氣叫我鬆鬆心多活幾晚晌。

根九 您不知道，我看那些閨女都他媽不老實。

根娘 唉！你呀！

(唱)分明是你不老實，
反說人家不正當，
你要叫娘氣舒暢，
給你吃白麵還穿新衣裳。(同下)

第二場

蘭婷（上唱）自從我家分了田，
日子年年似火焰。
我幫爹爹不偷懶，
莊稼日子都學全。
種是甚麼時候下，
地是怎麼翻，
草要多鋤遍，
糞多好肥田，
養豬勤墊圈，
養鷄蛋變錢，
吃穿要節儉，
勞動最爲先，
常把冬學唸，

識字學算盤，
大家多稱讚，
亞賽一兒男。
今年大生產，
號召多種棉，
我要爭模範，
光景更香甜，
保證多增產，
要多兩石三，
諸事都遂願，
只有婚姻事，
苦悶在心間。

(白)我，劉蘭婷，爹爹種地，媽媽就生下我一個女兒，今年十七歲了，只因我自幼兒跟爹爹種地，學得一手好莊稼活，爹媽都喜愛我，家裏地裏都由我來經營，我們的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強。看今年春天雨水多好，八成年景是保下了。嗯！今冬過年的時候，大家不定多麼樂呀！……唉！不想我那爹媽在三歲上給我訂下了南河王家的親事，那個人比我大兩歲叫王根九，常聽人家說他不大正派，成天價溜溜串串擺洋架子，我要是嫁了他，豈不把我給氣死？想來想去非跟他退婚不可！可是我的媽是個死腦筋，又怕事，說什麼當初還化了人家六塊白洋，不敢跟人家去說；就因這件

事情，不知跟媽吵了多少嘴，從那時候起我逢人就說，死也不嫁那王根九！

(唱)如今婦女要翻身，

婚姻自由靠個人；

此事常常在心裏，

一陣想起氣悶人。

此事若不遂我願，

蘭婷一輩難爲人。

老陽已在當頭照，

趕快送飯與爹尊；

急忙擔起菜和飯，

回頭開言叫母親。

(白)媽！(內應)我到地裏去了。

蘭母 (內白)捎回點青草來好餵驢。

蘭婷 聽見啦！

(唱)行一步來暗思忖，

想個辦法退婚姻。(下)

根娘 (內)根九，到啦。

(上唱)小毛驢走得是四平八穩，

眼前來到我那親家的門。(下驢)

(白)呀！看，我們親家的日子過得是多麼好啊！青門樓，黃油油的門，白白牆兒，看！這外邊打掃的多麼乾淨呀！有眼珠的一看就知道這家是上昇的日子。喂！